

後漢書二十五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范曄後漢書

卓茂傳

十五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爲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獨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初辟永相府史

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永

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

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

黃門遷密令

密令洛州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

忍欺之

家語曰密子賤爲部謂所單父宰人不忍欺

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

肉遺者

部也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

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

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

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

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故事也今  
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  
民平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  
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  
能高飛遠走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  
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  
禮順人情令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  
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  
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

後傳十五

三

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

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

不歸往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

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  
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  
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

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

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政  
州勸課農桑今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

遷茂爲京部丞

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  
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  
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眞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

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勑即位先訪

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

乃下詔曰前密

令卓茂東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賓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

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召武王入殷命畢公表商容

里門也事見史記

謂之襲

今以茂爲大傳封襄德侯食邑二

千戶

東觀記曰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龍襲繫五百斤

單複具復以茂長子茂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

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汎鄉在琅邪郡不其

縣崇卒子林嗣

林音丑金反

林卒子訢嗣訢卒子隆

後傳十五

十三

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龔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

劉放曰案文多一時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

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

新都縣也屬南陽郡

後王

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從弟知王莽寔篡乃變姓名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勅乃出光武以宣龔封安衆矣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鮑晉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饗嬰城者相

望

虓虎怒也詩曰闢如虓虎嬰城言以城自嬰繞

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

字書曰空也書曰

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

斷斷猶專一也書曰

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

周歲

之君表聞立館何異哉

史詩歲昭王即位欲重齊

於怒

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

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謂怨

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怒

爲人所犯也悔恨也

於是蘊積歸道之賓

蘊積也

越關阻捐宗族以

魯恭傳 第丕

後序十五

四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慎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設六筦之法以第工商故曰權數

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

年十二弟不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賄贈無

所受

公羊傳曰貨財曰賄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及不俱居大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

閉戶講誦絕

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

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弟以酒糧皆辭不受

問遺也

恭憐不小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

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  
建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  
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  
議與音豫也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  
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  
不能決恭爲平理由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  
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乃亭長  
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  
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  
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貴不問音時及反於是吏人

後傳十五

五

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牟  
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  
之仁恕掾主徵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見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  
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久住反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  
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父留徒擾賢者耳  
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便坐於便側之  
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微勞曰君以名德又稱中牟豹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

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  
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  
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  
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  
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晏不食憂在軍役誠  
欲以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  
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  
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  
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復  
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家宰百姓闕然三時

後傳十五

六

### 不聞警蹕之音

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帝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

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禮記檀弓曰曾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  
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  
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  
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

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

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子不忍爲乃與私屬蓋夫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爲太王

夫戎狄者

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銷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羈牛纏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全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人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惠心勿

有它吉

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正士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下者信盈缶應者，豈一缶而來故必有它吉也。言

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

比卦坤下坎上。坤爲水士缶之象也。坎爲水

明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

卑新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彫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

永平十六年竇固祭彫取秉來苗等四道

如縱

白山即天山也。言彫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彫還下獄同蘇武危故曰如縱。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縱也。都

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

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東難平今始徵發而

大司農調度不足

度音文名反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

趣音促

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井涼少雨

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而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劉攽曰安宗文因心當作思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刀譙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孫子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爲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賄曰購

後傳十五

八

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酌齊會章臺訪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說文曰駙馬副時弟不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於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殤帝即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鯈爲司徒漢官儀曰鯈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簿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言順月令以行事也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意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近於春月分行諸

後傳十五

九

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憲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始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始本多作后古字通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爲天君之象也巽爲風號令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易復卦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冗散也今始夏百穀櫂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令昌長養之卦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

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

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古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又曰仲夏挺重囚益

其食

挺猶寃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

酉之氣東之也八月宿直昂爲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爲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

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

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

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

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

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

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

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

也

謂氣候及星辰皆夏時也

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夏以建寅爲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爲正尚白周以建子爲正尚赤周以夜半爲朔殷以雞鳴爲朝夏以平旦爲朝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曰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

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

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

言十一月十一月陽氣潛藏未

得用事雖煦萬物養其根荄

荄草根也荄音該又音皆

而猶盛

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易坤卦象辭也

甲順爲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

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文

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

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  
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  
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

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

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

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

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

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

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

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

易中孚象詞也稽覽

圖中孚十月一日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

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報囚謂

決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

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

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講習也論語

諸生

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學豈待要三

辟乎恭性謙退奏議依經饑有補益然終不自顯

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八年年八十

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

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

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不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

急之意

遂杜絕

交游不妄俟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

自得遂兼通五經以曾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

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

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不時對

策者百有餘人唯不在此高第除爲郎遷新野令視

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

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奏而論決之前書曰司寇

刑也二歲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皆

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後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

避疾

商趙王良之孫

便時移住學官不止不聽

學官謂學舍也

王

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

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

死生有命未

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

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

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

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

二年遷東郡太守不在二郡爲人修通溉灌百姓

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

續漢書曰薦王龍等皆備帷帳近臣

明年拜陳

留太守視事三朞後坐稟貧乏不實徵司寇論十

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

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貲

時侍中賈逵

薦不道甄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乃見諸儒

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不

說罷朝特賜冠幘復韞衣一襲不因上疏曰臣以

愚頑顯備大位大馬氣袞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

所甄明甄別也

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

先聖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

權衡之不可枉也

規圓也矩方也

難者必明其據說

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

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

覽詩人之二章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

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目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戒也

顯周公箕子之所陳

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爲

武王陳洪範九疇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爲也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化則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爲也

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於芻蕘也

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

爲侍中免永初一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

軍鄧騭舉未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

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 魏霸傳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鉤

世有禮義霸少

喪親兄第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訐遂貞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

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 劉寬傳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

星官風角筭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執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

父崎順帝

時爲司徒

崎音丘宜反

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

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

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大校報

軍梁異也

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

東海

王彊曾孫臻之相也

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

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處士有道家者巍而在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

大三十四後傳二五

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

尉

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

靈帝頗好學蓺每引見寬常令講

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

被加也爲酒所加也被音平寄反

帝問大尉

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潔手曰盥音管

京師

以爲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

迂久猶良久也

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

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

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

策黃巾逆謀

先策謂預知也

以事上聞封遠鄉侯六百戶

遠晉錄

中平二年卒時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

特進謚曰昭列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

款款忠誠也

仁感昆蟲愛及

胎郊

童兒不  
捕雉也

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伏侯宋蔡馮趙年輩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

伏湛傳

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國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

傅別自名學

爲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文詩於匡衡

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

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

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督大姦遷後隊

屬正

王莽改河內爲後隊

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

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

穀不登國君徹膳

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

今民皆飢奈何獨

飽乃共食麤糲

糲糲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斛粟得六十米爲糲也

悉分奉

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

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

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

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

幹主也

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

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

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

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

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時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

王受命而征伐五國

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邢伐崇見史記

必先

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

書

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綏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

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

詩大雅也仇匹也鈞援

也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倡紂爲無道故伐焉

崇國城守先退後伐

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

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

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

後傳十六

二

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虜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穉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未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惟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

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  
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士為憂念帝覽其奏竟  
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獲索  
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  
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  
城今棣州獻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  
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  
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  
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  
僵仆也是歲奏行  
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  
時蒸蔡高廟名祭曰  
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  
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甚侯邑三千

後傳十六

三

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  
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  
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  
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  
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  
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  
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謂湛為隊屬下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  
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  
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  
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庶退父  
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瑩

堂國之光暉

堂堂盛  
威儀也

智略謀慮朝之凋數鬚髮厲

志白首不衰

碑在蒼曰髫髦也髫謂童子垂髮也

實足以先後玉至名

足以光示遠人

先後相首也詩大雅曰予曰有  
礪蕃屏勸進忠信今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

古者選

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

回首仰望京師

大傳曰  
鄭武公

之臣宜居輔弼

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廷年曰將軍爲國  
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  
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  
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柱石

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惠贊不足以知宰相之才  
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  
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廿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  
出

後傳十六

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

書令一郡二人

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  
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劉

放曰案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人  
若言令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合

可以堪代頗

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  
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二年夏徵勑尚  
書擇拜吏目及就位因謹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  
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  
以女孫爲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  
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

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

百家藝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

卷見行於今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

其書上自黃帝下盡

漢質帝爲八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  
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  
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  
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鬪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

仕郡督郵

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

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

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  
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

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

忤逆天心

聖公傳三王見

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

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

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上崩於邯鄲

全趙謂舉趙之地

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胫五校莫不摧破梁王

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

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

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进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爲占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孫是道之

### 詣闕上書獻鯀魚

郭璞注五蒼云鯀似蛤蜊著石廣志曰鯀無鱗有殼

一百四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鯁魚音步角反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決尤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

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矣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

州隆不聽

二州徐州也

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

言罪大也

受執凶逆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比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僞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

### 蘇武之節

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

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卧起操持節絛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

也書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子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歛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家以子璫為郎中

### 侯霸傳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官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宮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

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寧君受律也王

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

王莽署五威司命將

軍文改縣令長曰宰隋縣名屬蜀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外曠遠瀆帶江湖而亡命

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

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

名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

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徵霸

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齋璽書徵霸

百姓

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

侯君復留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盧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

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休月令也

明

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

漢自高祖以列侯爲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蓋拜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爲故事

朕

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

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

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立

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

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

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

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

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

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

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

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厭音一葉反

帝乃追賜錢

穀以成禮葬之

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

後子乘歐陽歛

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況音玉況音肅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之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州長山縣南水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 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

大司徒小九十

後傳十六

九

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恂音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治浹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爲疏達不能浹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焉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識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

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

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

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志也

好溫淫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

譚頓首辭謝良

父乃遣之後太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

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

桓譚者皇鸞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

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

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

卿者及猶繼也

弘當讞見

○劉放曰案文當合作嘗

御坐新屏風圖畫

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

快三十六

後傳十六

十

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富貴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主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爲太尉坐阿黨竄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

傅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  
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爲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  
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  
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  
外仍統軍實仍頻也統領也軍實謂軍資也左傳曰隣軍實懷柔異類莫  
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享錄乃勳引登九列  
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慙  
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  
也士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其令將相  
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以金素系羔羊

後傳一六

十一

之索焉

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

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

子則字元矩爲鄖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爲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怒之潁川荀爽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紲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防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也本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

得矣

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  
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也

宋弘上繁聲戒

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傳

郭賀附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灾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

後傳十六

十三

糾湖陽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全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諭章程也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繩斧之用也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官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筆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

下拭目今者外戚嬪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案理  
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繙情  
光武納之緝叶也 建武二十一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  
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  
梓棺贈甚厚東園著名主作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穗禾茂跣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星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爲極

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公

後傳一六

一三

服袞畫爲龍龍首袞袞然故言龍衣詩曰袞職有闕仲甫補之

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慇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傳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撝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取短陋恐子孫之似也

東觀記偃爲黎陽令

乃爲子伉

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初爲太守鉢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

爲豪右焦廉等所反

反音幡

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

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之

以圖

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羞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闔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

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辟流共

工於幽州故驪鼎於崇山

黃鉞一下無處所

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

欲以身

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繹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讞見從谷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爲大司空坐賣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贈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貧同忠臣孝子覽昭前世以爲鏡誠

後傳十九

十六

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帝悼惜之使者弔賜東園祕器贈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

侍郎尚平安公主

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知

軌是劉敬曰案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

勁薨子卯嗣卯延

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傳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

■後傳十六

十文

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致遠乎犢角如繭栗言小也禮緯曰天地之牲角繭栗即除爲郎中行偏將

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爲千里之駒故以憙比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憙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憙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憙爲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彊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慧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慧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慧見之悲感所裝縫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慧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慧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慧書乃驚曰

後傳二十六

十七

趙慧真長者也即徵慧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慧守簡陽侯相慧不肯受兵東觀記曰勑慧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慧曰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慧慧乃告壁辱城中大夫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慧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

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憲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憲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

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諫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

後傳十八

十八

長安皆爲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憲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憲典邊事思爲久長規規謀也憲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憲至此請徙之令尽也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

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憲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憲乃正色橫効

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褒勞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

不實免

脩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

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虞

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

後傳二十六

十九

明建初五年惠疾炳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 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司徒舉爲茂才也豐今徐州縣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

在本朝并上其理狀

漢官儀曰范遷字子庸沛人也

永平五年入

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

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鮑陽鵠爲大司農

鮑陽音胡佳反

姓也

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

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

能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

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記

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

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

帝以其餘子幼弱勑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

贈恩寵駕密焉文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韋彪

族子義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

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北上  
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  
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  
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  
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勳紀其  
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  
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鄼侯  
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  
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家還拜大  
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

後傳二十六

十一

職益懈而吏事寢疏答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  
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  
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曾大  
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  
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  
鍛練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練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  
鑄鍛練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詩上疏曰鍛鍊而周內之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  
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之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

純以閥閱

史記曰明其等閥積功曰閥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

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世承  
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二帝光武明帝也又置官  
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  
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  
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  
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  
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  
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尚書之選豈

後傳一六

廿二

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  
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  
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  
職周密宜鑒

荀夫捷急之對

荀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因問上林尉禽獸

薄不能對虎圈荀夫從旁代對譽躍無窮文帝拜荀夫爲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荀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善

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

木質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木彊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

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吏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更諫  
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  
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

郡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續其不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不可府令一人秩六百石不可

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印綬其遺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

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爲丞相勸彪獨從扶風故義猶爲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

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躡躡升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予其宿

秀留待也宿音力救反豹曰大馬齒衰旅力已劣旅衆良士旅力既愆心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宜眩聾滯疾也尚書曰番番

不堪久待

眩風疾也瞽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

音縣督音豆一遘反

選薦之私非所

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

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博桓焉辟舉

理劇爲廣都長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清河

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

甘陵陳二縣

令

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

政其有績官曹無事牢獄

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

後傳二十六

廿四

梁冀辟不就延熹一年桓帝八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猶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氏旣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爲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巾幅巾也旣服東海王彊四代孫左校署文屬將作也政任威刑爲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置文屬將作也又後妻憍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

功也兩邦謂湛爲王原  
太守勦爲淮平大君

淮人孺慕徐寇要降

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

司徒弘實體遠仁不忘本

謂不忘糟糠妻也

惠政多迹彪明

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袞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第十六





